

全怪谈

「日」田中贡太郎 著
谭春波 译

今篇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全怪谈

今篇

〔日〕田中贡太郎 著

谭春波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全怪谈·今篇 / (日) 田中贡太郎著; 谭春波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01-13775-9

I . ①全… II . ①田… ②谭… III .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5909 号

全怪谈 今篇

QUANGUAITAN JINPIA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赵 艺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

制版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雀森鬼影

灯笼姑娘

黄色飞蛾

哑女

婴儿头

排在厕所前的人

父亲的无名指

从长崎打来的电话

一缕青丝

文妖传

水乡怪谈

069 061 052 050 046 043 030 027 016 010 00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恶少年	081
蓝色坛子	093
美人面	102
长舌鬼	108
阁楼里的姑娘	115
双魂记	123
水妖	129
候车室的一天	133
港口诡遇	147
寡妇神	168
看不见的故人	175
消失的马场	190
蓝衣女孩	197
人犬	203
蛤蟆血	213
戒指	233
灯笼	238
白衣惊魂	243
雪夜老婆婆	249
哥哥	254

雀森鬼影

这是明治某年六月底发生的事。

有天晚上，夜已经深了。但“他”还在西式石油灯下挑灯夜战，发愤图强。

这人出身富农家庭，老家在岐阜市。这一年，他在外地的高校求学。（其实笔者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姓甚名谁，但是在此实在不便透露，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所以笔者在文中将以“他”作为主人公的代称。）

因为临近学校的期末考试，他不得不苦读一番，希望能临时抱个佛脚。平日不上课的时候，他都待在这个租住的二楼小房间里。这家的院里栽着枫树，傍晚的时候清风徐来，吹着叶子的声音相当悦耳，但是现在外边已经没风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西式煤油灯散发着丝丝臭味。

“真难闻，”他每每翻动笔记本，那味道就扑鼻而来，弄糟读书的心情，“把门打开会不会好一些？”他自言自语道。

不过，只要再把思绪放回到书本里，他又会把那恼人的油味儿忘到九霄云外。

正当他沉浸在书本的海洋中时，一阵上楼梯的脚步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会是谁呢，这时候上来的话可能是房东叔叔或阿姨吧。他心里这么想着，因为他的朋友一向会先在楼下先喊上一声“喂——你在不在”来跟他打招呼，然后再砰砰砰地跑上楼来。

但如果是大爷或大妈的话，这脚步声也未免太活泼了。

正当他还在猜测究竟来者何人的时候，脚步声越来越近，哗的一声，他房间的纸门就被来人打开了。

一个穿着白色浴衣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会儿虽然已经是稍微暖和些的六月底，但还没热到可以穿浴衣的程度。

他好奇地看着来人，这个男人看上去二十来岁的年纪，面无血色，而且还有些病怏怏的感觉——哎？这人，这人不就是老家一块儿玩耍的朋友神中吗？

“哎？神中？”他朝来人打了一声招呼。

说起神中，他记得应该是已经在老家的县厅里工作的，怎么会在这种奇怪的时候登门拜访呢？

还没等神中回他的话，他又接着问道：“你什么时候来仙台的呀？”

“就在今天。”神中回答道，声音依旧和当年一样沉稳。

“那你在哪儿住呢？”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他心想，神中应该是来仙台出差的。神中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去工作了，在县厅做了好多年，最近才听说刚转正。他知道转正对神中来说是多么不易，现在看到神中能被县厅委派出公差了，说明他混得不错。

想到这里，他也不禁为神中感到高兴。

“这样啊，你还特地过来找我，真好。”

“嗯，其实我除了来看你，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什么事？如果能帮得上的话，我尽量。”

“我知道在你忙着复习的时候还要找你帮忙不太好，但是这个忙真的很简单，你只要在明天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到雀森那里等我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

雀森离他住的地方并不远，他也经常会到那儿去散步。但要是大半夜去那个地方，他还真没想过。不过神中看起来十分诚恳，不像是在捉弄他。

“去那里做什么呢？”他问道，虽然他并不会怀疑神中，但还是忍不住好奇心。

“你只要到那里就好了，”神中回答道，“也不会花太多时间，而且你尽管放心，并不是让你做什么违背良心的事的。”

“这样啊……那好吧。”

“你答应了？”神中看起来有些喜出望外，“真是太好了，放心吧，不会花

太多时间的，太谢谢你了。”

“好的，是十二点到雀森去是吧？”

“嗯嗯是的，真是太抱歉，那么晚还要你特地出门一趟。”

“没事。我是要到雀森的哪个位置去等你呢？”

“你知道那个有石灯笼的地方吗？就是那里。”

“嗯，我知道的，我去过那里。”

“太谢谢你了，”神中给他鞠了一个躬，“你一定要来啊。”

他有点惊讶，原本以为只是件小事，但是神中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帮的是一个
大忙，这让他有些得意。

当他正准备和神中聊一聊近况时，神中就已经站起身来，一副要走的样子。

“那我就先走了，你接着读书吧，不打扰你了，我们明晚再见。”

咦？这就走了？难得有老朋友来访，他还没能好好叙叙旧呢。

“没关系的，你再多坐会儿吧，我们再聊会儿。”

“不了，”神中说道，“时候也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看到神中执意要走，他虽然觉得有点失落，但神中说得的确没错，时候也不
早了。

“那……那我们明晚见吧。”

“嗯。你一定要到石灯笼那里等我呀！”神中又说了一遍，说完这话，他就
拉开房门走了出去。他本来也想站起身来，去送神中一趟，不过神中走得很急，
门一关上就传来了下楼梯的声音，他突然犯起了懒，就没追上去。明晚还能见的，
他安慰自己道。

他不由得想起在老家时的事情。神中有个妹妹，和神中长得差不多，也是一
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就好像娇嫩的小花。不知道神中的妹妹现在怎样了，也没来
得及和神中聊起，不过应该已经嫁到一个好人家了，毕竟她长得那么美。想着
想着，他发现外面已经没有什么声响了，看来神中已经彻底离开了。

第二天他回到学校去考试。考试的时候，他一直心不在焉，脑袋里总是想着
神中交代给他的事情。昨天晚上答应得太快，现在他开始后悔了——那么晚还要

出门去，还是到雀森去，总觉得心里毛毛的。他越想越担心，完全没办法集中精力于考试上，稀里糊涂地把试考完了之后，才开始慌张起来，他立马赶回家，埋头苦读好好准备接下来的考试。然而雀森的约定依然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这让他略感苦恼。

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他开始坐立不安，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要不要去赴约。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他并不是那种会随意失信的人，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前往雀森。

那是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月亮完全被乌云遮盖住了。他独自走在路上，迎面吹来一阵阵的寒风，使他混沌的大脑都清醒了。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偶尔路过的几处民宅也是黑灯瞎火的，四下里静悄悄的。接着他走到了有稻田的路上，稻田里不时传来的蛙鸣声让他感到很心安，脚步也加快了一些。

走过这个稻田之后就到雀森了。这天晚上的雀森看起来十分阴沉，说不上是哪里不对劲儿，但感觉和他平时看到的完全不同。不过他心想，可能是因为我平日都是白天来，所以才会觉得异样。走到雀森之后，很快他就到了他和神中约定的地点——石灯笼处。石灯笼里闪着幽幽的光，旁边的洗手池里堆满了落叶。

但是神中却不在那里。他想着可能神中有什么事情耽搁了，然后又开始嘀咕：“神中到底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他冷不丁地闪过一个念头，莫非神中想要害我不成？

不过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以神中的为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实在不知道神中为什么要叫他在这种奇怪的时候来这种地方。

等了好一会儿，神中还是没出现，他忍不住开始抱怨：“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回去接着复习呢……明天的考试可不能再犯糊涂了。”

想到这里他就觉得生气，神中明明嘴上说着知道他要考试不会耽误他太多时间，结果到现在还不来。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大喊了一声：“喂！有没有人在啊？”

突然，他看到不远处的神社好像晃过一个人影，身上穿着白色的衣物。

他定睛一看，正是神中。

“神中，你明明已经来了，为什么不说话？”他有点生气地问道。

“实在抱歉，拜托你深夜来这种地方……”神中愧疚地说道。

他也觉得自己的口气有些冲，连忙摆摆手说：“算了算了，没事。对了，你究竟叫我来此处有何事？”

“很容易的，”神中说着伸出了右手。

他看到神中的右手里是一根白色的丝线。他一头雾水地看着神中，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你只要用这条绳子缠住我左手的食指就行了。”神中接着说道。

“啊？”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大晚上叫他来雀森就为了做这么孩子气的事情吗？“只要把这根绳子缠在你的手上？”他又确认了一遍。

“嗯，是的，就只要缠上三圈就好了。”神中仍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特殊的法术吗？”他忍不住反讽道。

“不是啦……”神中一脸尴尬，接着又很认真地说，“不过你要是这么认为也没问题。只要你能帮我完成就好了。”

“这样吗……”虽然他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既然神中都这么诚恳了，他照办就是。

于是，他就按照神中所说的那样接过神中手上的线，这时他才发现，那其实是用纸搓成的线条。

“把你的手伸过来吧。”

“好的，那就劳烦你了。”神中说着就伸出了左手，这时他才注意到神中的手格外白皙，甚至有些透明。

他把纸条在神中的手上缠了三圈，最后打了一个结绑好。

“行了。”

“好的，太谢谢你了。”

“这样就行了？没有其他事了吗？”他不敢相信，神中叫他出来只是做这么一件小事而已。

“没有了，这样就可以了，时候不早了，你快回去吧。”神中认真地说道。

虽然感觉莫名其妙，但天色确实已晚，而且明日他还有考试，不容得他再好奇了。于是他告别神中之后就匆匆往回赶，但是他又觉得这事实让人窝火，神

中这人难得来仙台出一趟公差，居然只是好像捉弄他一样，要求他做这么荒诞不经的事情。

次日早晨，他和平日一样的时间醒了，但却感觉身体十分沉重，实在没办法爬起来。无奈十点钟还要参加考试，他只能硬着头皮爬起来，心想着要先去用井水洗脸醒醒神才行。

他走到井边，准备打盆水洗洗脸，清醒一下。院里面这口井是公用的，他到那之前，就已经有几个街坊邻居的大妈在那儿聊开了，但今天大妈们的情绪看起来特别激动。

“啊……你也听说了是吧？哎哟，真惨啊，那人好像是外地人。”

“听说是。还穿着西装，应该是在公家当差的。”

“不知道父母得伤心成啥样呢……你说会不会是劫匪干的？”

“可我听去看的人说，他身上毫发无伤呀。”

他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便凑近离他最近的大婶打听一下情况：“大婶你们在聊什么呢，什么劫匪什么公差的？”

大婶家就住在他租住的地方隔壁，平日也常见面。大婶见他来问，马上就跟他他说：“哎呀你还不知道啊，雀森那里死人啦！”

什么？他被大婶一句话吓得面无血色。

“死什么人了？在雀森？”

“一个男人，穿着西装的，应该是外地人，就死在雀森那个石灯笼旁边。”

听到死者穿的是西装，他稍微松了一口气，因为昨晚神中穿的是白色的浴衣。

“怎么死的？”

“就是不知道呀。身上又没伤口，大家伙都说是脑中风发作就……唉，真是惨啊，还那么年轻的一条命……”大婶边说边叹气。

他怎么都觉得不放心，不亲眼看到死者的样子，他心里就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

大婶又接着说：“听说尸体还在雀森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嗯，对，我这就去看看情况。”

说罢，他就草草洗把脸，然后出门前往雀森去了。

去的路上他还碰到不少也是去雀森的人，看来大家都听说了这事。他跟随着

大伙的脚步赶到雀森那个石灯笼旁边，那里早已经围了一群人。

他挤进人群一看，尸体早已经被盖上了一张草席，露出来的脚穿着红色的皮鞋，露出来的手臂相当肥硕，看不到脸。他心里想着，这人的体型看上去就跟神中差得老远，肯定不是神中了。

正当他快要松一口气的时候，他眼角的余光扫过了死者的左手：那食指上，赫然系着他给神中绑上的纸条！他顿时被吓得面无血色，这、这难道会是神中？

恰好这时，蹲在尸体旁边的乡绅掀开了席子，他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惶恐看了一眼死者的脸：那并不是神中，而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他这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然而这一切实在太蹊跷了，他给神中系的纸条怎么会跑到另一个人相同的部位上呢？而且还都是在雀森的石灯笼旁，这实在太诡异了。

事到如今，只能找神中当面问清楚了。然而他并不知道神中所说的“住在附近”是哪，但他想，房东大妈肯定见过神中的，要不然谁给神中开的门呢？于是他先回到住的地方吃了早饭，收拾收拾，准备回学校去。临走前，他找到房东阿姨，说道：“要是前天半夜的那个穿着白色浴衣的年轻人再来找我的话，您就帮我告诉他，我考完试以后就会马上回家，让他稍等片刻。”

房东阿姨却露出了疑惑的神情，说道：“前天夜里，有人来找过你吗？”

“啊？没有吗？”他也感到很疑惑，接着说，“大概是十二点多的时候，不是您给他开的门吗？”

“不是啊……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那会儿我都睡了，应该是老头子去开的吧。”

“哦，那应该就是房东叔叔给开的门，那就拜托您帮我捎口信啦，我先回学校。”交代完以后，他就回学校参加考试了。

刚一到学校，他就碰到了同学，同学一看到他就说：“你的样子看上去很糟糕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他一想，今天的确一醒来就备感不适，身体感觉特别沉重，走路就像拖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那样。

“的确是感觉很不舒服呢……”

“你可能是生病啦，脸色看上去实在是糟糕得不行，我劝你最好先回去休息吧，考试的话参加补考就好了，把身体累坏了可不行。”

他想了想，觉得同学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就找到老师申请参加下回的补考，然后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中，他发现神中并没有来，于是决定先躺着休息，再等神中上门来。

然而神中一直都没有出现。第二天，房东大妈给他拿来订的当地报纸。果然，报纸上刊登了雀森死人的案件，但死者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脑中风而死，警察也查不出死者究竟是怎么死的，报纸上也没提起死者左手食指上还系着一个纸条。

他又等了一天，然而神中还是没出现。第三天，房东大妈给他带了最新的报纸，上面刊登了雀森案件的最新进展：警察已经查明死者的身份是岐阜市的一家报社的主编，他来仙台出差，住在车站的旅馆，事发当天他和旅馆的人说了一句“我出门一趟”，然后这趟门一出就再也没有回来，一直到出事。警察仍然没有查明死者的死因。

他百思不得其解，死者看上去似乎跟神中并没有什么交集，然而那条纸条确实确实系在了主编左手的食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又没有勇气去找警察询问，免得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几番思考之后，他决定等身体好些之后回老家一趟，去打听听神中的情况。

回到老家之后，他才得知了神中的遭遇。

就在神中突然到仙台去拜访他的不久前，他丢了县厅的工作。而神中之所以会被县厅解雇，并不是因为工作失误。神中的课长看上了神中的妹妹，想娶她，但这位课长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婚姻。对于这样的人，神中当然不会拿妹妹的终身幸福开玩笑，于是便拒绝了课长的提亲。被神中拒绝的课长怀恨在心，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把在县厅做事多年的神中给解雇了。

原本神中在县厅的薪水也不高，妹妹还要另外做点针线活来补贴家用才行，神中这一被解雇，家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断了。再过不久，相依为命的兄妹俩就只能喝西北风了。于是神中便四处拜托人介绍工作，其中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对他的遭遇很同情，想要帮他一把，经常会给神中一些招聘消息，所以神中也会经常去银行找他商量。

有一天，神中又和平时一样到银行去找这位朋友，但和平日不一样的是，周遭不时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好像他做了什么令人不齿的事情。正当他疑惑之时，朋友从里边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把他拉到角落，问道：“你还没看今天的报纸吗？”

神中疑惑地回答道：“早上出门走得急，没等到报纸送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朋友转身走回办公室，接着拿着一份报纸走了出来，对神中说：“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跟你有关的文章，写的内容相当不堪入目。也不知道那作者跟你有什么过节，要费尽心思地来诋毁你，不过我相信，你绝对不像报纸上写的那样。”

这话对神中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他连忙拿过朋友手中的报纸，定睛一看，报纸上赫然印着几个大字：畜生兄妹。神中按捺住内心的愤怒看完了这篇文章，作者用尽各种肮脏的字眼来编造他们兄妹的谣言，恶毒之至，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神中顿时气急攻心，话都说不出来了。朋友看他脸色大变，连忙对他说：“神中你放心，我们都知道你的为人。这篇文章的作者实在是丧心病狂，你可以去告他的！”

神中此时脑中只剩下嗡嗡的声音，他也没给朋友回应就直接冲出了银行，连忙往家里赶——家里的妹妹可能已经看到了这篇文章，万一……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神中一回到家，就看到妹妹已经在房间里上吊自尽了……神中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等他醒来之后，他便把妹妹的遗体安放好，接着就用妹妹上吊的白绫，追随妹妹的脚步去了……他和别人打听了一番以后发现，那个报社的主编和神中的课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写那篇文章就是神中的课长指使的。

这下，他终于解开了心中的谜团。

然而，在警察那里，这仍旧是一宗悬案。

灯笼姑娘

真澄本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但是，因为爱好喝酒，性格洒脱，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便被上司贴上了“工作不认真”的标签，开除了。当时，正值日本战后，经济萧条，想在短期内重新找份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于是，真澄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暂时住在姨母家。

虽然是寄人篱下，日子过得处处小心，但幸亏他还比较积极乐观。没多久，他就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爱好——每天去厨房偷吃剩菜残酒。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乐观的态度，他对当下的生活环境也自得其乐，得过且过，并无许多不满，更不会每天喋喋不休地抱怨。

那天夜里，真澄和平常一样来到厨房，想吃点剩菜残酒。当然，这时酒宴早就已经结束了，宾客们也都走了，只剩下女仆在厨房里收拾东西。

真澄向女仆要了点剩下的酒菜，回屋吃喝起来。

转眼间，酒就被他喝了一大半，只剩下了一小半。真澄见状，开始珍惜起来，细细地品尝着每一小杯酒。他总是这么珍惜这些酒。要知道，这些酒着实来之不易。所以，每当喝到一半时，真澄都会把酒壶摇晃一下，掂量还剩多少，尽量省着点喝，生怕一不小心就全部喝完了。

正值初秋，已经临近午夜，真澄知道，一般在这个时候，姨母肯定已经进入梦乡了，但是，当然也会有例外，所以，他还是有些提防姨母的脚步声，以免被姨母发现。毕竟，这是件不太光彩的事。不过，即使心有担忧，真澄还是放开了自己，尽量最大限度享受这一时刻的悠闲。

他一边喝酒，一边眯起眼睛，只留出一条缝，无聊地望向外面。窗外的月光很皎洁，在月光的映衬下，大地上的万物仿佛都披上了一件灰色的大袍。

零星的两三棵小松树站在院子里，周围落满了胡枝子。

三楼二楼的方向挂着一盏岐阜灯笼，真澄拿起酒杯，转头向灯光的方向望去。姨母非常喜欢它，每到夏天的时候，都会叫人把它挂出来，一挂就是一个夏天，只有深夜的时候，才会恋恋不舍地让人把它们吹熄。可是，让真澄费解的是：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时候，灯笼却依然亮着，如果姨母睡了的话，一定不会忘记熄灭它，她可是对火烛之事万分小心的，难道是因为招待宾客太过劳累，忘了吹熄它们？还是她根本就没有睡着？真澄这样胡乱地想着，心里犹豫万分。既然看到了灯笼亮着，总该把它熄灭吧，不然着起火灾，可就大事不妙了，但是，他心中的懒虫又在默默作祟。管它呢！就一次没有熄灭，应该也不会发生什么吧？

当然，真澄不想熄灭灯笼，主要也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初秋的夜晚，既然有酒喝，他才不愿意动弹呢。于是，一想到烛光总会烧尽，最后灯笼会自己熄灭，他就决定默默品酒，不再瞎操心了。

但是，就在他又一次望向灯笼的方向时，这盏灯竟突然落了下来，就好像是谁扯断了上面的挂钩一样。

这时，闪过真澄脑海的，就只有一个念头：“大事不妙！”他赶忙放下手中的酒杯，走出门，往灯笼那边走去。

说来也奇怪，那盏灯笼落到地上之后，竟然像长了脚似的，自己走到了屋顶上。不过，它什么都没做，只是在瓦片上驻足了片刻，又蹦回了地面上。

真澄好奇地藏身在暗处，被眼前的景象搞得一头雾水。他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盏灯笼，

就在这个时候，灯笼像通晓事理一般，闪了几下，又突然彻底熄灭了。

更让真澄目瞪口呆的是：这盏灯笼在熄灭后，竟然变成了白狗的影子。

灯笼变成影子后，长长地伸了个懒腰，迈开脚，一路穿过庭院，径直向后院走去。真澄赶紧跟上了白狗的影子，蹑手蹑脚地拉开了门，走到了院子里。

因为追得急，真澄没来得及穿鞋。此时，他是赤脚踩在红土地上的。地上有些凉，他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被那影子发现。

影子一直向前走，遇到有松树的地方便会绕开。最后，真澄跟着影子，停在了后门附近。

后门那里有一排用竹子做的篱笆，外面是个天然的小山丘，上面长着几棵小松树。

影子穿过后门，走向那个小山丘。真澄向外张望了一会儿，悄悄打开门，跟了上去。

小树林里满是芒草和胡枝子，芒草穗子柔软得好似姑娘的纤纤玉手一样。

没过多久，真澄便跟着影子穿过了松树林，爬上了平坦的丘顶。

小丘的顶端有很多从地里冒出的巨石，看起来像是某个地下古墓顶部崩塌而残留下来的。石头周围布满了芒草荆棘，真澄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因为，走到巨石边之后，就再也不见影子的踪迹了。

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出现在了她的眼前，她穿着一身鹅黄薄衫，整个人颜色娇艳。

真澄试图睁大眼睛，注视着眼前的姑娘，可是，很快，她就又消失了。

恍然间，真澄发现自己又端起了酒杯，正在喝酒。他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一场记忆清晰而真切的梦：岐阜灯笼掉了下来，变成了白狗的影子，自己赤脚穿过庭院，走出后门，来到山丘上，在巨石边邂逅了一名少女……他发现自己能清楚地回忆起每一幕场景，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回来的。他只好将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睡糊涂了，也许这也和他乐观的心态有关。于是，他继续拿起酒杯，打算好好享受起这个美妙的夜晚。

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喝光了剩下的酒，然后钻进了被褥，进入了甘甜的梦境。

“喂，喂……”

睡着睡着，真澄仿佛听见有人在喊他，他下意识地以为是女仆在找他，于是稍稍睁开了眼睛，想看看是怎么回事。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那个在山丘上出现过的姑娘。

不过，真澄也没觉得特别诧异……

“你就是那只岐阜灯笼变的吧？”他迷迷糊糊地问姑娘。

姑娘微笑却不作答。